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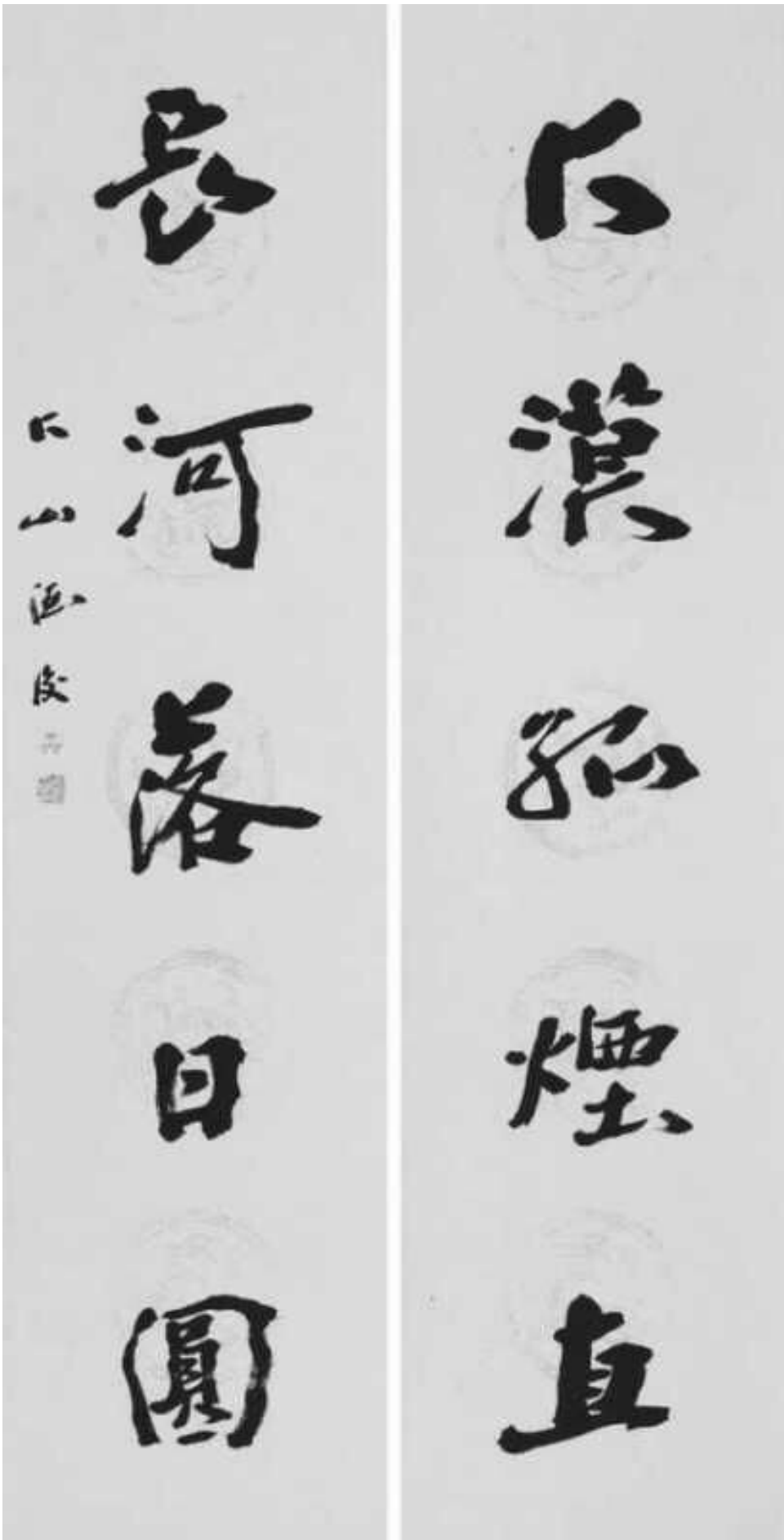
赵大山,陕西省书法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陕西省政协委员,陕西省文联委员,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教授,陕西省海外联谊会理事,陕西最具文化影响人物。2007年,赵大山书法展览在中国美术馆成功举办。

读大山书法

■ 肖云儒

相识赵大山已经10来年了,最忘不了的是那双含着醉意的眼睛。眼睛大且微亮,润得水汪汪的,较之常人显出一种炯炯的神来,让你感到那一定是在醇酒佳酿里久久涵养出来的。陆陆续续传出有关他和酒的种种逸事,更加固了“醉眼”的印象。在卷曲的头发下面,他这样醉眼朦胧地看看你,看着这个世界,也这样醉眼朦胧地面对墨池和宣纸。

酒神本是艺术之神,自由生命和超常才情之神。我有时想,艺术家恐怕也惟有将常态的眼光和心智转化为一种醉态的眼光和心智,来观察、感受身外之物,一切客观对象才会带上感情,带上灵性,才可能转化为某种有意味的形式,组合为轻重徐疾的有节奏、有旋律的线条吧。他那“醉眼”后面藏着的肯定是艺术家的“醉魂”。他的种种才情、种种心性,肯定是经由某种酒的微薰,通过线条有意味的组合表达出来的。



生命与艺术格调在逆向中的互补

不少朋友谈到,赵大山为事有时稍显狂狷,而为人常有侠气。他早年常怀酒仙李太白“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的慨叹,时有特立独行、羁傲不群、仗义行侠之举,敢蹈人所未蹈,发人之未发。但他的字却相反,一派温文尔雅,娴静孺润。中年之后,他几乎来了一个360度转体,字里行间去掉了美少年的妩媚之态,升腾出中年汉子的阳刚之气,且有愈来愈火辣凌厉之势,人却渐生温润,步入平实蕴藉。人与字便这样处在逆向的互动、互补之中。这也许是一个刚健生命由外向内的转向过程。人生锻打出来的隐忍成熟,正渐次改变着自己为人处世的方式,剑侠之气由外在行为向心灵沉积,又由心灵朝笔端释放,促动着这位书家朝“大山”式的艺术高地攀沿。

书法重笔墨更气韵,重传统更重生命。赵大山书有剑气,在经历了少年期的“重艺轻锋”、中年期的“重剑有锋”两个阶段之后,预计在今后的探索中,他还会再次变法,进入“重锋无锋”的境界。为人为书都将更加平实而具力度,为人为书都将由更加重智重艺而转向更加重道重气。

我将拭目以待。

生命与艺术法度在矛盾中的相融

赵大山的书法富有生命活力,又揉进深厚的传统技法。每读其字,一方面感受到灵气四逸,险象迭出,豪放中透出老辣,在线条的行进和转折中将曲线作折线化处理,尤显功力,无不是彪悍豪强的西部硬汉作派。但在生命奔放的笔墨中,你又分明看到怀素、王铎、何绍基等历代书贤的身影在出没。另一方面,又能从他的篆重道劲,隶重舒放,行草重张力中,处处感到书家个性生命对传统的渗透和整合。

这便是赵大山的特殊之处。因醉态而出醉象,以醉眼而书醉字,本来顺理成章。难得的是,他能醉在规矩上,醉出法度来,又能将规矩法度一一浸渍在个体生命的酒水之中。

